立秋以后的阳光

唐诀心

立秋以后,阳光开始斜照
像一头金黄色的豹子在寻找
奔突的角度
为此,发出粗重的喘息
它携着依旧逼人的热浪在风中
奔跑,谁也拦不住它
它周身蕴藏无穷的力量

可毕竟立秋了
天边似有南归的大雁飞来
这只充满野性的豹子
开始在金色的稻田上温柔打滚
眼里露出丰收和善良
当它从我的眼前跑过
奋力推开我发梢上的炎热
在我内心留下一片蔚蓝的辽阔

老房子

陆汉洲

这些年我回乡下老家——惠萍镇南清河村,落脚的地方就是我大哥家。大哥家楼房的东半部分,原先是我的老房子位置。

我从部队转业后,一家三口都进了城,难得回一趟乡下老家。眼看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,残瓦破壁,透风漏雨,一年不如一年,我便生出了将它卖掉的念头。于是,后来就以800块钱,象征性地卖给了我大哥。卖掉老房子,我并不是图钱,而是图个省心省事。

对此,妻子埋怨我草率。800元钱如今算什么钱,可是老房子说没就没了。虽然大哥大嫂一直对我们不错,但落脚的地方毕竟不是自己的家。老房子虽然破旧,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窝。

我家的老房子共两间,建于1977年,砖木结构,五架头,井深5米多,西房间是传统的丈八筒(4.8米左右),东边的厨房和吃饭间略小。那年,我还在部队。房子是在父亲手里由大哥具体张罗着盖起来的。

在村里头,我家的经济条件属中等偏下那一类,我在部队提干以后稍好一点。但盖这两间房子的钱,基本上都是我从部队寄回家的。父亲在收到钱后,这一回买一点砖头,那一次买几片瓦,接下来再买几根桁料木头。房子盖好,欠人家的工钱,最终还是我掏的钱。反过来说,没有结婚成家,我的钱就是父亲的钱。而且,又是为我盖房。

按建筑物竣工的基本标准,当年,我那老房子只能算盖起来了,而不能说盖好。严格地讲,竣工条件不具备。因为没钱,厨房间的四壁还没有粉刷,红砖和泥浆嵌缝的墙壁,裸露着不文明的身躯。因为买不到木料,厨房间前面的窗户只有带有个木栅栏的框子,而没镶上玻璃的窗。1978年元旦我结婚时,那扇窗户上就挂了一张芦苇席子。

这是比较寒碜的两间老房子。妻子曾提出最好不用水泥制品桁料,这两间房子便都用木头桁料,由于木头细,两间房子中间都用了钢筋"人字梁"作支撑。更为寒碜的是,外面厨房间的檐子,三三两两地夹杂几根小毛竹杆子。房子盖成之初,在外头看,屋面的瓦楞还是齐齐刷刷平平整整的,而日子一长,用毛竹杆作檐子的地方的屋面,明显塌陷下去了。

尽管如此,这经典的寒碜老房子却曾经是我的一个温馨的港湾。我在那座老房子里结婚,两年后,又在那座老房子里生下了我们的儿子。妻子是位教师,在调入部队之前,她平时住校,节假日里,总要回老房子住住,洗洗,整整,晒晒。春节前,学校正放寒假,她一接到我探家的电报,便开始搬着指头算我到家的日子,到了那天,她总会站在老房子门口,微笑着向不远处的东头的村口张望。1982年冬,我们的儿子小炜已经2岁了。这一个春节,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老房子过的最后一新年。第二年暑假,妻儿就随我调至山东我的部队驻地工作。四年后转业,一家三口即进了城。

老房子已经在我眼前消逝近二十年了。如今,老房子只是我过去的一个梦。今天,我站在大哥家的场心里,只能从楼房东半部分,寻觅老房子的影子。

野花(水彩)　朱海燕

记忆中的味道

郁煜淑婷

夏日中,连续的高温总是让人毫无食欲。而每每这个时候,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的会是那淡淡香味,来自记忆中面饼的味道。不知为何,那种味道在我脑海中时常挥之不去,而且与家乡启东牢牢地联系在一起。

面饼,对于启东人来说,是再熟悉不过的夏季食物了。对我来说,也不例外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也许是记得最清楚的味道,尤其是联想到夏天的时候。

小时候,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着外婆去买菜。外婆常去的是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小的菜市场。一来二去,菜场上好些卖菜的、开店的都认识我了。而面店的老板似乎特别喜欢我,他们家除了卖面粉、馄饨皮、饺子皮、面条之外,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现摊现卖面饼。面店老板每当看到我,都会笑着递给我一张刚出炉的面饼。即使没有任何的菜可以卷着一起吃,但是当我闻着淡淡的面饼香,轻轻地咬着,就觉得很满足。

每当家里要吃面饼的时候,外婆就会去面店里买。但她可没有心思等待着面饼一张张做完,总会先跑去别的摊位买些菜,而我总是饶有兴趣地站在面摊前看着面饼一张张地摊出来。其实它的做法和别处常见的煎饼果子做法相类似。但煎饼果子是脆脆的,面饼摊出来之后会不一样,有着独特的柔软和劲道,甚至还有些透光的感觉,看着就舒服。

夏季中特有的面饼不仅是日常吃食,更是家庭聚会中用来招待客人的好东西。它也许是启东人关于夏天的独特记忆。对吃特别有兴趣的我,非常热衷于看红遍大江南北的美食记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在前两部中领略过好多各地美食后,心中更期盼的是家乡的特色美食也能出现在其中。听说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三部中可能会出现面饼的身影,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激动,十分盼望能早点在荧幕中见到自己喜欢已久的家乡食物。

吃面饼时,往往要做一大桌子的菜。好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,而且印象中只能在启东才能吃到的菜,比如:凉拌金瓜丝、韭菜炒绿豆芽、咸鸭蛋拌豆腐、烂茄子、咸瓜炒洋扁豆……取一张奶白色的面饼,随意夹几筷子自己爱吃的菜,慢慢地卷在面饼里。面饼一般薄薄的,所以能看得见包在里面各种菜的颜色,挺好看的。将喜欢的食材包在面饼里,都会有种很可口的味道,而且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配方。每个人卷出来的面饼,都不会产生相同的味道,这就是它的奇妙之处。我总感觉面饼好神奇,它似乎能包容一切食物的味道。

即使我身在他乡,普通话还算说得标准,但事实上,我从未忘记过家乡话,以及关于家乡的全部印象。不在启东的日子里,爸爸妈妈总是要求我讲启东话,怕我太久不回启东会忘记乡音。但我觉得,我应该永远都不会遗忘启东,以及和启东有关的一切。就像记忆中的面饼一样,不仅卷住了美味的家乡美食,也卷住了热爱家乡的心情!

尽管炎热的夏天本就不是什么有胃口的季节,但是简单的面饼卷上几样清淡的小菜,顿时就会让人胃口大开。记忆中的味道,被记住的不仅仅是夏天的特殊食物,其实还有我最热爱的那片土地!

游艺(版画)　朱燕

蛙鸣

施勇

傍晚的时候,一场猛烈的雷雨倾注于我所居住的这座小镇。它让我领教了光阴被压缩的巨大力量。我透过玻璃窗,眼看着小区东侧的一片正待开发的茅草地,在混沌之中逐渐模糊了轮廓,继成汪洋。似乎从桑田到沧海不需要千年,只一刻钟便够了。

雨后散步,路过那片汪洋,忽然听到了蛙鸣。先是怯生生的一两声,"咯咯、咯咯",声音来自于水中,待要寻去却没了声息。心想是不是听错了,"咯咯"声却又起,是在距我五步之遥的一丛水草间。音调似乎与第一次的有些差别,显得老成而又低缓,如吸着水烟的老者笃悠悠地向小辈们叙述早年的往事。紧接着,仿佛一下子被唤醒了似的,东边、南边、北边,甚至在我所站立的岸边都响了起来,"咯咯、咯咯、咯咯",几乎每个角落、每块泥土、每片水域都有声音发出,像是在附和老者的教导,又像是展开热烈的讨论。蛙鸣声将我包围,又将我托起来扔回到小学时代,让我置身于晨读时的乡村课堂,耳边回荡起同学们没心没肺的朗读声,毫无章法却充满着生机。

仔细听,有清越似歌唱的,有激昂如朗诵的;有漫不经心东扯一声西喊一嗓的,像在打瞌睡的;有急促得如做道场僧侣在念《金刚经》的。音调音色不一而足,掺杂着偶尔路过的行人咳嗽声,结束了晚自习的少年骑车辗过潮湿柏油路面的"沙沙"声,和远处汽车掠过街道的呼风声。林林总总汇成了一个小镇的夏夜。

很奇怪,蛙声如此热烈,我却丝毫不觉得聒噪,心神反而安宁了许多。这蛙声让我想起乡下的老宅。这个时辰,父亲一定吃过了晚饭,与东宅的范家伯伯在屋前场地上,边乘凉边闲聊。这蛙声还送我回到了儿时,露天的饭桌上已撤去了碗筷,我爬上桌子仰天数星星。宅前屋后东西泯沟,蛙声一片,我在这蛙声中恍恍惚惚入了梦乡。醒来时,蛙声依旧,只是身上多了一条薄毯,是母亲为我盖上的。在这亲切的声音中,不论是睡去还是醒来都是幸福的。

茅草地原本寂静无声,一场雷雨造就了蛙声鼎沸。雨走了,青蛙们留了下来。

乡情乡味

黄向东

一年四季,难有机会出去游玩,这说走就走的乡村之行,便成了我们的钟爱。

要说缘由,旷野悦目、清风拂面均为引力,但令我们欲罢不能的还是那份浓郁的乡情、甘醇的乡味。

乡下,有不愿进城的、妻最牵挂的、我的岳父母。岳父是乡村教师,已退休数年;岳母超龄坚守赤脚医生岗位,仍敬业如初。但岁月不饶人,日见衰老的岳父母,最盼天伦之乐,故需子女常去探望,这是我俩的责任。有道是,百善孝为先,尽孝不能等。另一诱惑,就是常能享受一顿绿色大餐。空余时间,二老在宅后的三分地里下足了心思,精心栽种出四季菜蔬,鸡笼里的数只土鸡更被伺候得积极下蛋,左邻右舍也常会送来一些时令。于是,定期到岳父家"饱口福",基本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固定活动。特别是在春夏两季,各种菜品最为诱人,什么香沙芋烧青毛豆、香沙芋炖家户鸡、韭菜炒土鸡蛋、西红柿蛋汤、辣腌小黄瓜等,都是妻儿认定的佳肴。我尤爱炒青蚕豆,每次来上一大盆,而后倒上一碗传统配方酿造的东疆米酒,送到嘴边酌饮一口,"吱"的一声,哧溜穿喉进肚,瞬间通透血脉,再夹上几粒炒青蚕豆,嚼得满嘴溢香,已然不屑玉液琼浆、山珍海味,怎一个"爽"字了得!

乡下,还有滋养了我二十载的老屋,常回去瞅瞅,常是回忆翻涌。我的父母十余年前进城做小生意,早随我们住一起,但老屋留给我的儿时乐趣,怎能随便忘怀?曾记否,每当炊烟升起,总让我口水窜出。在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七、八十年代,吃最为简单,但至今让我念叨。那时的一日三餐,都是父母自己栽种的五谷杂粮、家常蔬菜,简陋烧煮而已。若想解解口馋了,大人、小孩齐动手,就地取材自制工具,到河沟里钓起鱼虾,到夏天更直接,跳进水里用手抓,注定足够全家人饱餐一顿。待到傍晚,多是母亲一手张罗,清煮或红烧上桌,而后任我和妹妹一顿朵颐,那份惬意难以形容,至今让我梦里追寻。幼时,我不明白父母为何只吃"边角料",常在一旁端详、一脸愉悦,就像现在儿子不明白我们一样,如今早已明了。要说老屋里最值得珍藏的东西,还是我在煤油灯下做家庭作业时,陪伴一旁的母亲常对我的念叨,"想过好日子,要好好念书;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拿,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,一生一世有得吃!"母亲没多少文化,但懂做人的道理,小时候我不太理解,只晓得听话没错,现在想来那真是影响我一生的教诲,朴实却管用。

乡情难忘,乡味难舍!曾经,它哺育我健康成长;而今,它滋生我的念想。我愿,退休后住回乡下去!

◀求精　朱雨生摄

▶焊花　陈俭辉摄

生　命　原　乡

1=♭E　4/4　　李新勇 词　杨晓燚 曲

中速　深情地

6 3　3 2 3 1 -　|1 5　5 6 5 3 -　|1 6 6　6 i　5 6 5.　|1 1 6　5 2 3 2 -　|
那里 有一　扇　　为我 而开的 门,　　那里有 一张 为　我　　为我　铺的　床,

3 3 5　5 3　i. i　|6 6 i　5 1 5 3.　1 1　|2 0 2　2 2 3　5 6 i　5 3　|2 2 5　2 3 2 1 -　|
一缕　为　我 而　升起的 炊　　烟,一束　为 我 摇曳的 灯　　光　摇曳的 灯　　光。

6 6　3 2 3 i -　|2 2 3　2 6 i 5.　0 5　|6. 6　5 3　1 5 6　5 3 3　|6 6 6　i 6　2 3 2.　|
未老 莫还　乡,　还乡　须断　肠。在　家 门 口前 寻找　家门在　故乡中 寻找 故　乡。

6 6　3 2 3 i -　|2 2 3　3 7 6 5.　0 5　|6. 6　3 5　i 5 6　5 3 3　|6 6 i　i - -　|
未老 莫还　乡,　还乡　须断　肠。在　家 门 口前 寻找　家门在　故乡中

(间奏略)

2/4 5　2　2 i　|4/4 i　- - -　‖6 6　3 2 3 1 -　|1 5　5 6 5 3 -　|
寻 找　故　　乡。　　当 年 的故　事　　早 已 被 遗　忘,

1 6 6　6 i　5 6 5.　|1 1 6　5 2 3 2 -　|3 3 5　5 3　i i -　|6 6 i　5 1 5 3　0 1 1 1　|
当年的 玩　伴　　东奔　西　忙,　青春的 鬓角　上　白发　飘　扬,暮霭中

2 0 2　2 3　5 6 i　5 3　|2 2 5　2 3 2 1 -　|6 6　3 2 3 i -　|2 2 3　2 2 6 i　5. 5 5　|
呼　唤 依旧 悠　长　依旧　悠　长。富饶 和美　丽,　让人　迷失方　向,沿着

6. 6　5 3 3　1 5 6　5 3 3　|6 6 6 6　i 6　2 3　2.　|6 6　3 2 3 i -　|2 2 3　3 3 7 6　5. 5 5　|
高 大 敞亮的 楼　房,沿着　醉成酡色 的　夕　阳。富饶 和美　丽,　让人　迷失方　向,沿着

6. 6　3 5 5　i 5 6　5 3 3　|6 6 i　i - -　|2/4 5　2　2 i　|4/4 i - - -　|
高　大 敞亮的 楼　　房,沿着　酡色 的　　夕　　阳。

6 6　3 2 3 1 -　|1 1　5 6 5 3 -　|1 1　6 i　5 6 5.　|1 1 1 6　5 2 3 2 -　|
找到 那扇　门,　找到 那张　床,　找到 那缕 炊　烟,　找到那束 灯　光。

6 6.　6 -　|3 2.　2 -　|3 5.　5 -　|6 - - -　|i - - -　|i - - 0 ‖
故 乡,　亲 娘,　故 乡,　亲　娘!